

<<只取千灯一盏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只取千灯一盏灯>>

13位ISBN编号：9787511509093

10位ISBN编号：7511509096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单位：人民日报

作者：人民日报文艺部 编

页数：323

字数：3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只取千灯一盏灯>>

内容概要

“人民日报散文精选系列”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编的年度散文读本，精选人民日报副刊美文，荟萃百位作家散文新作；作者既有活跃在国内文坛的一流名家，也有出手不凡的文坛新锐。他们锦绣文章，真诚情怀，代表着一个年度以至一个时期的人文标尺。

人民日报2011年散文精选以其中一篇散文作同题书名：《只取千灯一盏灯》，意在泱泱文坛，风流文采，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之意。

翻开《只取千灯一盏灯》，你便走进一个风光旖旎的散文世界。大事小情，林林总总，筑一方清新雅静，奉一份真实情怀。

<<只取千灯一盏灯>>

书籍目录

记忆里的光

- 记忆里的光?3?蒋子龙
- 子弹碑下?6?毛眉
- 震撼心灵的身影?9?林非
- 无限崇敬川?胡可
- 烈士周成荣的故事?14?贺捷生
- 风展红旗如画?19?熊召政
- 回望延安?22?王巨才
- 美丽墓园?30?刘月新
- 凝视田汉?33?王松
- 迁徙的故乡?36?梅洁
- 人民?41?高钊
- 融入我生命的红色?44?孙武臣
- 身影?47?马卡丹
- 荆楚红色记忆?50?刘友凡

花木般的美丽

- 腊月梅花二月开?57?梅岱
- 听梅?59?大卫
- 花木般的美丽?62?金翠华
- 花事?65?聂圣哲
- 倾听花开的声音?67?风信子
- 清荷?69?严阵
- 被遗忘的雏菊?72?禾素
- 祈望（外一章）?75?赵丽宏
- 本色南瓜?78?杨文丰
- 携一篮野菊回家?80?林柏松
- 栖居在自然里?82?闰语
- 如水的月光?84?王月鹏
- 生命的文字?B6?周国平
- 书的怀想?88?章洁思
- 快乐，让我们一起慢慢变小?90?陈祖芬

山高谁为峰

- 与庄生共舞?95?王蒙
- 不该遗忘的遗产?98?车延高
- 山高谁为峰?101?黄刚
- 海纳百川的人格魅力?107?伍立杨
- 中山先生和中山公园?...?祝勇
- 从凉塘出发?114?徐怀谦
- 霸蛮和不争川?王开林
- 想起了茅盾先生?120?周明
- 文学的恩泽?123?从维熙
- 缅怀克家老?125?桑原
- 季羨林：被遗忘或被删节的?127?杨匡满
- 他步入了自己建造的天堂?131?叶廷芳
- 百岁良师力群老?134?董其中

<<只取千灯一盏灯>>

他在疾风里扬着头?137?广军
匍匐于华夏大地?川?张风奇
亲历了七次作代会?144?袁鹰
旅途故事?147?鲍尔吉?原野
别把我当陌生人?155?尉克冰
大姐的婚事?158?刘庆邦
父亲的抗战?161?袁唏

风情画语录

风雨南华寺?167?陈世旭
钢构的故乡?170?刘醒龙
承启楼?173?马力
从鄱阳到鄱阳湖?176?范晓波
坊巷文脉?180?林山
放鹤徐州?183?王剑冰
风情画语录?186?于文胜
高原鹤川人家?189?四平
关中美黄?192?刘云
归来兮, 黄埔?195?许锋
红蓼花开醉清秋?198?于增会
黄河三题?200?哲夫
昆明的雨?204?张长
净月潭?208?梁君
崂山的前生今世?210?肖复兴
卢塞恩的色彩?214?王必胜
滦州皮影唱古今?218?刘向东
美丽与芬芳?222?徐刚
怕碰了故乡那根琴弦?226?彭国梁
倾听庐山?228?柳萌
三苏园情思?231?李炳银
桑葚的村庄?234?雷抒雁
山寨岁月?237?纳张元
天山雾?240?孤岛
盛唐的驿站?243?杨晓民
我的草原?248?熊红久
武当山, 人与神的杰作?251?梁衡
武隆“避”?254?韩小蕙
兀立之姿?258?朱以撒
原上原下樱桃红?262?陈忠实
云和梯田?266?叶辛
只取千灯一盏灯?269?乔忠延

快乐在道德里

家有马恩?275?周涛
“外行”与“内行”?278?高深
抱着纸盒走人?280?叶延滨
外来的和尚, 高价的经?283?何申
端午节与雄黄酒?285?李国文
粉墨无央?287?汤世杰

<<只取千灯一盏灯>>

快餐还是泡馍?290?张力颖
论“回头”?294?卢新华
美之两极?299?朱谷忠
启事谈往可鉴今?302?陈先义
话说“历史错觉”?305?朱增泉
随笔二则?308?方成
为一头“猪”发表宣言?311?徐亚平
“文摊秘诀”升级版?315?阎纲
辛亥百年感言?317?朱铁志
治学“三境界”?320?王向东
快乐在道德里?322?郭文斌

<<只取千灯一盏灯>>

章节摘录

记忆里的光 · 蒋子龙 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我长到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是一种触目惊心、铭记终生的感受。

1949年初冬，我由跟着父亲认字，正式走进学校，在班上算年龄小的，大同学有十三四岁的。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同学，炫耀他见过火车的经历，说火车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巨大的怪物，特别是在夜晚，头顶放射着万丈光芒，喘气像打雷，如天神下界，轰轰隆隆，地动山摇，令人胆战心惊。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都萌生了夜晚去看火车的念头。

一天晚上，真要付诸行动了，却只集合起我和三个大点的同学。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叫姚官屯，十来里地现在看来简直不算路，在当时对我这个从未去过“大地方”的孩子来说，却像天边儿一样远。

最恐怖的是要穿过村西一大片浓密的森林，那就是我童年的原始森林，里面长满奇形怪状的参天大树。森林中间还有一片凶恶的坟场，曾经听大人们讲过的所有鬼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那里面，即便大白天我一个人也不敢从里面穿过。

进了林子以后我们都不敢出声了，我怕被落下不得不一路小跑，我跑他们也跑，越跑就越疼得慌，只觉得每根头发梢都竖了起来。

当时天气已经很凉了，跑出林子后却浑身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奔到铁道边上，强烈的兴奋和好奇立刻赶跑了心里的恐惧，我们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道轨上。

大同学说有火车过来会先从道轨上听到。

我屏住气听了好半天，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甚至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四野漆黑而安静。

一只耳朵被铁轨冰得太疼了，就换另一只耳朵贴上去，生怕错过火车开过来的讯息。

铁轨上终于有了动静，嘎登嘎登……由轻到重，由弱到强，响声越来越大，直到半个脸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领头的同学一声吆喝，我们都跑到路基下面去等着。

渐渐看到从远处投射过来一股强大的光束，穿透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我们扫过来。

光束越来越刺眼，轰隆声也越来越震耳，从黑暗中冲出一个通亮的庞然大物，喷吐着白气，呼啸着逼过来。

我赶紧捂紧耳朵睁大双眼，猛然间看到在火车头的上端，就像脑门的部位，挂着一个光芒闪烁的图标：一把镰刀和一个大锤头。

领头的同学却大声说是镰刀斧头。

我觉得那明明是镰刀锤头，斧头是带刃的。

且不管它是锤是斧，那把镰刀让我感到亲近，特别的高兴。

农村的孩子从会走路就得学着使用镰刀，一把磨得飞快、使着顺手的好镰，那可是宝贝。

火车头上居然还顶着镰刀锤头的图标，让我感到很特别，仿佛这火车跟家乡、跟我有了点关联，或者预示着还会有别的我不懂的事情将要发生……那时候的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多，要等好一阵才会再过一列。

我们又将耳朵贴在铁轨上，盼着多感受火车的声势和光芒、再仔细看看火车头上的镰刀锤头。

十年后，我国向世界发布，沿海12海里范围内为中国领海。

转过年，经过比检查身体更为严格的文化考试，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伍，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

接受的第一批任务就是绘制中国领海图，并由此结识了负责海洋测量的贾队长。

刚当兵的时候，在接受新军装的同时我还领到一个印有海军军徽的蓝色挎包，很漂亮，平时几乎用不着，实际也舍不得用。

而贾队长却有个破旧的土灰色挎包，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唯一醒目的是用红线绣着镰刀锤头的图案。

我猜测这个挎包一定有故事，有不同寻常的来历。

<<只取千灯一盏灯>>

既然已经站在了军旗下，我自然也希望能有一天能站在镰刀锤头下，对这个图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敬意。

于是就想用自己的新挎包跟他换。

不料贾队长断然拒绝，他说别的东西都可以给我，唯独这个挎包，对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目前还有很重要的用途，绝不能送人。

有一次他在测量一个荒岛时遇上了大风暴，在没有淡水没有干粮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十三天，另外的两个测绘兵却都牺牲了。

他用绳子把自己连同图纸资料和测量仪器牢牢地捆在礁石上，接雨水喝，抓住一切被海浪打到身边的活物充饥……后来一位老首长把这个挎包奖给了他。

贾队长知道我老家是沧州，答应在我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可以将这个挎包借给我，但回队的时候必须带来一挎包沧州的土和当地的菜籽、瓜子或粮食种子。

原来他每次出海测量都要带一挎包土和各样的种子，有些岛礁最缺的就是泥土。

黄海最外边有个黑熊礁，礁上只驻扎着三个战士，一个雷达兵，一个气象兵，一个潮汐兵，他们就是用贾队长带去的土和种子养活了一棵西瓜苗，像心肝宝贝般地呵护到秋后，果真还结了个小西瓜，三个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吃……没有到过荒岛、没有日夜远离祖国的人，是无法想象他们的感受的。

用祖国的土和种子，亲手培育出一颗绿色生命，那份欣喜、那份珍贵，无与伦比，怎舍得吃掉？

我根据这个故事写了篇散文发在当年的《人民海军报》上，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被印成铅字。

又过了几年，我复员回到工厂。

“文革”开始后由厂长秘书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分配我干锻工。

锻工就是打铁，过去叫“铁匠”。

虽然大锤换成了水压机和蒸汽锤，但往产品上打钢号、印序号，还都要靠人来抡大锤。

凡锻工没有不会抡大锤的，我是下来被监督劳动的，这种体力活自然干得最多。

不想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打铁，越干越有味道，一干就是十年。

在锻钢打铁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改变了人生，甚至成全了我的文学创作。

我成了民间所说的“全科人”：少年时代拿镰刀，青年当兵，中年以后握大锤。

对镰刀锤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

当年我为部队文艺宣传队编节目，写过两句话当时颇为得意，至今不忘：“生做镰刀锤头铁，死做旗上一点红。”

现在想起这一切，心里还有股温暖。

……

<<只取千灯一盏灯>>

编辑推荐

王蒙、梁衡、周国平、肖复兴、贺捷生、袁鹰、雷抒雁、陈祖芬、赵丽宏、刘庆邦、从维熙、陈忠实、鲍尔吉·原野、叶辛、李国文、蒋子龙、熊召政、刘醒龙……联袂呈送！

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著的《只取千灯一盏灯》由百位作家倾情力作，共享散文阅读盛宴！

<<只取千灯一盏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